

诗之所以为诗

刘云

诗就是诗，诗有神性，这种神性是庙堂性。但庙堂也是人建的，再大的庙堂也得面向人民，没有人民便没有信众，连烟火也得下面向人，只能张张，庙里的大和高道行再深，若没有人听他讲禅，讲了没人能参透，那也是大寂寞。

诗有门槛，门槛就是它的诗性，诗性就是精致性，但诗的诗性不挡爱它的人进来，却得用点力气跨越进去，可不是轻抬脚扭身就登堂入室了。白居易的诗平头百姓都能听懂，十成懂不了，七八成是明白的，但白诗不是牺牲诗性迁就的，平白如画不是技拙，那恰是大诗意，用平民的语言表达，而这平民的语言又经过诗人提炼，成了语言的银子金子，最次也是纯铜。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是白居易式大诗意；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是王维的大诗意；读进去的人心里至少清静，一时把人生的苦难都原谅了，大诗意从不骇人，让人读得懂，它的方法是大家能感知的方法。乡下有很多俗语就是人间的诗的大意，通俗易懂却意味深长，那是生活苦难的磨炼，诗人的诗意同样来自苦难的磨炼，那是诗人的真知灼见。

诗从言，人言人声人心，也从寺，寺中之言，即为箴言，佛教人的偈子，短小，高度凝练，内涵深邃，揭示过往，当下和未来天地间的大命运大变化，这命运和变化之于普通人的意义，往往就是人生哲学，是三观，是寻常生活的启迪，体现人生与社会的大境界。它从人出发，从一草一木出发，从虚实有无出发，参悟的人总会大彻大悟。诗从情更不理，有情有理，光有情无理，或只有理无情，都不是诗歌应该有的面目。情是世俗之情，理是人间至理。

诗从土，土地的诗，寻常生活的土，凡人小事的土。也是山高水长的土，大江大河的土，平原丘陵的土，门前的三尺硬土，园子生姜蒜苗的土，埋葬祖先的土。诗的根在深深的尘土中，在世俗的烟尘中。撇着自己头发，飘在半空中，脚不点地且日行千里者，无非是梦游者。诗当然也能很浪漫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是浪漫，也是天大的诗意，最后还是重重落在地上。我相信诗人再狭隘的着眼点，也是在写人生，就算诗人只写自己那点微小的事也是在写生活，但这生活是否透露生活的主流价值，从诗人个人出发达到彼岸的人群，就体现着诗歌的大造化。诗意在自我小我间搭桥，诗人的意义就在于搭那座桥，诗意通过桥与大干连接。在好的诗章中，主观与客观总是要寻求融合的，不能是两张皮，好诗人遵从这个诗的天理，他一定不固执地把诗意的出路堵死。

诗从寸，寸为细小、细节、末节、细致，也是寸心，从凡心出发体观天地人生之大，从小处着眼，大处落笔，宏大处见精神，这正是诗应有的品质。既不能琐碎陷入平庸无聊，也不能高

处不胜寒，搭个千尺梯也下不到地面上，趴在地上腰软脚软站不起身来，悬在半空有似鬼灵，这些都是诗的诗性尴尬，读者多半会抛弃它们。诗落脚点太小太狭，多半不稳，诗意不容易立起来；落脚点太空洞虚浮，就飘在空中不接地气，诗是有人性的，必须接地气，活得健旺，小是生活，大是个性，是常常，是烟火，是生活哲理，最次也是人情世故的经验。如果诗努力触摸到哲学的鲜艳花朵，那就很幸运很幸福，大诗人大诗作往往是哲学家是经典写作。中国诗歌史上过去的高峰唐宋大诗大词固不必说，就是现代以来我们喜爱的诗人呢，哪一个不是委琐得上不得台面见不得风雨呢？“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，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”，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“不是一切心灵，都可以踩在脚下，烂在泥里；不是一切后果，都是眼泪血印，而不展现欢容”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”“期待不一定开始，绝望也未必结束，或许召唤只有一声，最嘹亮的，恰恰是寂静”。真正的诗人活在他们自己的诗中，真正的大诗人活在读者的心中。诗言志，是诗人之志，也是人民之志，社会之志，诗言直白，哪怕曲折，哪怕正话反说，哪怕笑眼掩泪，哪怕委屈得想痛哭一场，人民性和社会共同精神，正是最伟大的诗意的高处！不要说这个社会麻木了病人膏肓了，人情荒芜了，诗人无奈了，苦难颠覆了，欢笑云散了，这都不是诗人最好的通词。

好诗是高度概括的，也是高度细致的。好诗一直大作减法，一首好诗最后总的再做一次除法，看整体舒服不舒服，达意不达意，形式和内涵完美不完美。高度概括，就是诗歌必须精致，从语言到意象，从意象到内涵，既要打开天窗就见天光，也要山重水复又一村，既要明白晓畅从容解读，一说就明白，也要干干干读能引发千人共情。诗可以十面埋伏，但总要让人觉得那里有埋伏。高度概括是诗思的高度，言人所未言所不能言，不是白开水，不是拾人牙慧；高度的立足点在细致，在具象，物质可感，是人间花朵、风雨雷电、梦想与惊悚，是五谷六畜，是城市之光，是烟街里巷，是抵于烟尘的细小人生。不是诗人自话自说，强词夺理，大搞一言堂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。或相陋不堪，把骂街当生动，把下流当动情。

诗可唱可吟，诗可朗诵，这是诗的传统一直传入诗歌的血脉系统，西方诗如此，中国古典诗如此，今天我们的诗歌又安能自断生命脐带？诗有节奏感、韵律感，即使不讲究押韵，也有其内在的旋律。一首好诗就是一部音乐，有起有伏有回旋有再现，是回旋绽放出去还能收回来，好诗即使不作明显的首尾照应，诗意也是回还的，那

最后提起的诗意就是诗眼是诗的奇点，写诗的和读诗的都在这点上炸开，诗意就升华了就弥漫了诗感这个。一首诗读完了读者就没什么反应，这首诗大抵不成功，哪怕让读者产生胡思乱想也好，那也说明读进诗里去了。好诗有千丝线，无形地包围所绕进了，这就是诗意的节奏、旋律、氛围所引领的过去，这是盘绕的把读者缠绕住了。诗歌的音乐性是诗眼的必配和本色。

口语可以成诗，但绝不是大白话，也必须是诗，是有韵律的，是有丰富和深邃内涵的。口语诗不是口水诗。口语来自日常话语最书面的精减和精粹，只留下主干，剔去了多余的枝叶，但这主干在日常的血雨热泪中浸透了，是铁是铜是钢，是倒下五百年不朽的胡杨。怕就怕口语掩盖，唯味翻飞，腥臭难闻，读者忍不住要以手掩面。怕就怕口语平庸没有表现的力度随便可以用另一句更替它，说十句还没有达到诗意的堤岸。也怕字句、语句、逻辑脏乱差，满眼污秽，实在让人生理不适得慌。诗的表达是意象，口语诗也必须讲究意象。优秀的诗人和平庸的诗人从技术层面讲，就在于营造诗歌意象水平的高下。直抒胸臆也不是直着脖子喊出来，诗讲自己的曲折性，用独有的新鲜的意象表达深刻的观察见解。大白话入诗多，古今大诗人的诗歌语言都是平民化的，让人一看就懂，但这大白话是淬火过的，锻打过的。唐宋词如此，泰戈尔如此，鲁迅如此，艾青如此，北岛如此，舒婷如此，大诗人毛泽东也如此。所谓诗的语言，恰恰是平言语，但到了诗里就有诗的韵味，打上诗的烙印。

“东边一棵杨柳树，南边一棵杨柳树，西边一棵杨柳树，北边一棵杨柳树，任你柳丝千万条，怎系得行人住？”“你依我依，忒煞情多，情多处，热如火。把一泥团，捏一个你，塑一个我。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”，“胡言乱语成时语，大纲来都是哄，说英雄谁是英雄？”“香杏寒山道，落落冷涧滨，啾啾常有鸟，寂寂更无人，渐渐风吹面，纷纷雪积身。朝朝不见日，岁岁不知春。”这些是古人的口语诗，绝对不浅薄更不是腌味的口水。“五云山上五云飞，远接群峰近拂堤。若问杭州何处好？此中听得野莺啼。”“土豆烧熟了，再加牛肉。不须放屁，试看天地翻覆。”这是大诗人毛泽东的诗，口语也震天动地。当人有好好的口语诗，“我吓吐：饿死他们，狗日的诗人，首先饿死我，一个用墨水滴染土地的帮凶，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”，这是口语诗代表人物伊沙的口语诗，“有个妇人，把魂丢了，她去找魂，把身体丢了。”这是近处诗友大康的口语诗，有大智慧在诗中。“他说要隐居深山，做个真正的隐士，过几天他去了，过几天他又回来了，他说山里的鸟，把他吵死了”，也是大康的诗，诗句平白，却不藏藏动的节奏，诗意也是淋漓智慧得不动声色。

官人以蜡揉纸继之。”足以证明，柳公权与文宗的君臣关系之密切。

一天，文宗召柳公权问事：近来外边有什么议论？柳公权想了想，郑重回答道：自从郭日文被任为邠宁节度使，人们议论纷纷，有的说好，有的说不好。

文宗厉言道：郭日文是尚父郭子仪的侄子，太皇太后的叔父，在职也没有过错，从金吾大将升任小小的邠宁节度使，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？柳公权据理辩解道：凭郭日文的功绩和品德，任命为节度使是合适的。陛下尚且不知情，人们议论的原因，据说是郭日文把两个女儿献入宫中，孝敬圣上，因此才升了官，这是真的吗？

文宗皱了一下眉头，略有所思：郭日文的两个女儿进宫，说是来侍奉太后的，并不是他进献女儿给朕啊？

柳公权耐心地说：常言说，瓜田不拾履，李下不整冠，如没有嫌疑，为什么这事儿会嚷得家喻户晓呢？

文宗听得懂柳公权引用的此话，出自曹植诗作《君子行》：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疑间。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。嫂叔不亲授，长幼不并肩。劳谦得其柄，和光甚独难。周公下白屋，吐哺不及餐。一沐三握发，后世称圣贤。

经过瓜田不可弯腰提鞋，经过李树下不要举起手来整理帽子，是免得别人怀疑你偷瓜摸李子，比喻避免招惹无端的怀疑。白屋，即贫家房顶用白茅覆盖。洗一次头，要三次握住头发来接侍土人。吃一顿饭，要三次把食物吐出来，来回答土人的问题。

文宗重新领悟这首诗，说明周公勤于政事，寝食不安，礼贤下士。曹操亦有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的诗句。

文宗觉得柳公权说的有道理，当即派内使把二女送还郭日文家。

柳公权忠正直言，匡求失误，在文宗朝升迁为学士承旨。作为翰林学士最为重要的职能是草制，是草拟决策时的论议角色。在政事方面，柳公权当然也是出类拔萃的。文宗与柳公权，“每浴堂召对，继烛见跋，语犹未尽，不欲取烛，

谁说如今年味淡了，你看今年的陕南，腊八粥都还没吃，置办年货的氛围就路上浓重。临近春节的脚步声，不仅高速路上车多，而且乡道路上、街巷上人也多了起来。虽然谁都知道，现在物质产品丰富，超市啥都能买到，网购既便宜又便捷，集市更不用说，却仍挡不住人们年的购买欲。年的传统习惯，一切准备齐全，才是人们过年的心愿。

陕南汉阴，我家乡的县城，东西两头都有菜市场，平常稀稀拉拉十几户卖菜的摊贩，上半天红火，下半天冷场，可到了今年腊月，却是人满为患了。老城的百姓居住稠密，乡下人也习惯了来这里交易买卖。南北两山的人，瞅准了城里人喜欢山货，现在交通方便蔬菜、腊肉、土鸡、手工制品以及干货，进城来卖个好价钱。慢慢地，购买的人越来越多，菜市场相连的北城街，人行道上就成了临时摆摊点。

腊月，农村似乎包围了城市。一些在老街开店营业的人，看得眼红，也在门口道上支出了摊位。春节的集市，正是寻找年味儿的最佳场所。窗花对联、福字灯笼、土鸡鸡蛋、香菇木耳、粉条鲜菜、五香豆干、花椒辣面、瓜子花生、核桃板栗、柿饼金橘、茶叶土酒、锅碗瓢盆等等，一个个小摊挤满了整条街，七零八落的吆喝声，吸引着过往的人们。

北城街，双向双车道通行，两边早已停满了小车，变成了双向单车道。城管、交警派人管理了一阵子，撵开这跑到那，效果总是不佳。腊月就这几天，加强秩序维护，规范通行便可。”政府发了话，这北城街，就成了春节前最热闹的一条大街。

城里是这样，乡下集镇也与往年大不同，平常的隔日场，腊月变成了天天场。我挤上了江边太阳镇，一百直通街挤满了人，绕街公路也被人挤占着。我索性下车逛逛，瞅瞅这看看那，了解行情问问价，遇上熟人聊聊天。一条街逛出去，耗去半天光景，大冬天挤了一身汗，我定好蒸包子，说午三十能准时送到家。

今年腊月，物丰人闲，美丽乡村的涧池镇，集市热闹纷繁。特色小吃最先映入眼帘，烩面片、酸辣小鱼、麻食子、油炸饺子、糜粉皮子、蚂蚱咕嘟、粉蒸肉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，一路走来，煎炸蒸煮地，铲子碰撞铁锅的声

音，悦耳动听，那些串鼻的香味，诱惑着人们口腔味蕾的敏感。

蒲溪的炕炕馍，那名气是传到了北京的。早在 2015 年的“中国·汉阴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会”在北京举行，带去的土特产一销而空，最受欢迎无疑是炕炕馍。由于是传统工艺，手工操作，油酥烤制，酥脆喷香，且贮藏三月不变质，很令人青睐。今年的腊月，天南海北的人赶来这里购买定做，虽然网上、超市上能选购，可还想去这里一饱眼福。顺带买些当地的五香豆腐干、豆腐筋子、豆腐布、豆腐乳等腊月的抢手货。

乡村的集市，在城市里不常见的物品多，这是久居城市而无法填满的乡土情结。腊月的年货，是一个地方民生经济的缩影，是它魅力在于它的集中、丰富，补充了店铺不具备的功能，给了城乡交流聚集的良机。以前只在城市里售卖的花卉盆栽，如今在乡镇的集市上，却变成了抢购的年景装饰物。

这样的情景，仿佛把我带回了童年的时代。那时代的商品经济不发达，赶集逛街是人们生活中很高兴也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是乡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大人们背着、挑着一些东西，孩子们一路跟着、撵着，走不动了也暗自有点劲。街上东西多，孩子们很稀奇，眼睛溜转的都是吃的、玩的、穿的。从东头到西头，场坝里、巷口里都逛到，日用杂货啥都有，看得眼花缭乱。叫卖声、吆喝声、讨价声混杂在一起，宛若一首独特的“乡集交响乐”。

年的味道，诱引在外就读的学子们，一个从火车站、汽车站，满载知识的造詣，感激着回归家乡。外出打工的男人们，乘火车的、坐大巴的，还有骑摩托的，背着、提着、扛着大包小包，心怀喜悦的收获，虔诚地回归故里。父母的牵挂，过年的期盼，团圆的心愿，全都在风尘仆仆的脚步声中实现夙愿。

今年的腊月，中国的过年，浓浓情感与团圆的寄托，谁都能经不住这年味的诱惑。

陈绪伟

安澜楼夜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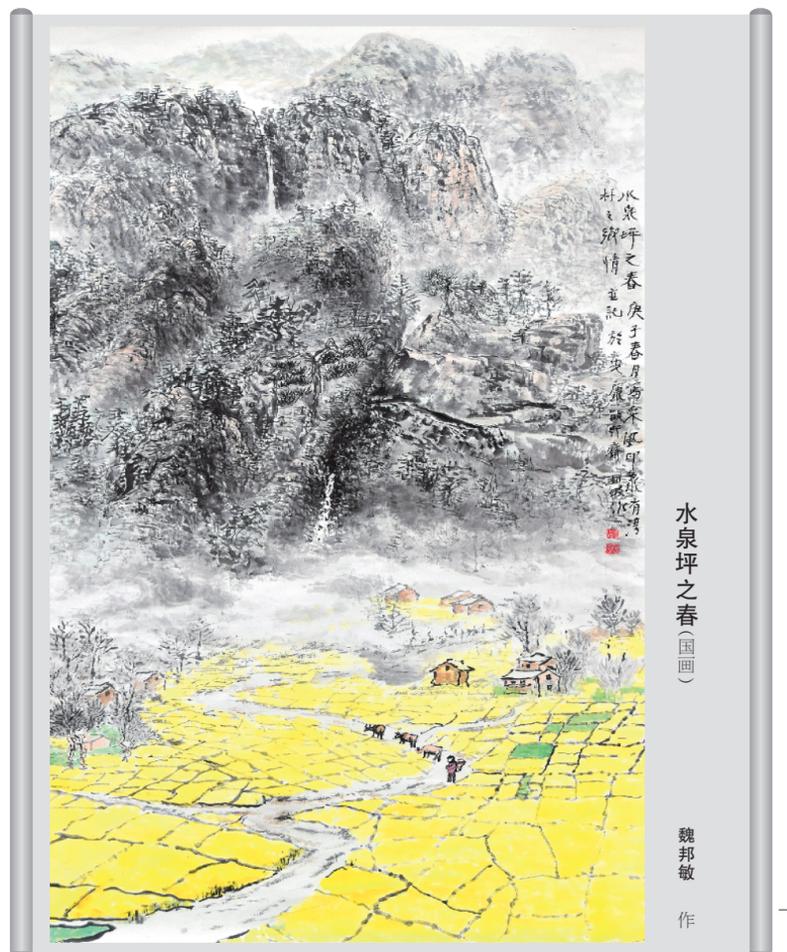
旬阳太极城文化研究会 20 周年庆典丰富多彩

本报讯(记者 梁真鹏 通讯员 刘家荣) 1 月 21 日，庆祝旬阳市太极城文化研究会成立 20 周年庆典在旬阳举行。

与会专家学者和会员积极为旬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建言献策，为挖掘旬阳市太极城传统文化丰富内涵，实现文旅深度融合进行了有益探索。20 年该研究会队伍从大批文化研究人才，共同作出了可圈可点的重要贡献。从几千年的“金线吊葫芦”到“太极城”到“中华太极城”的命名发展过程，与中华民族性文化“太极”和“太极图”一脉相承，成为堪称中国地理文化的自然奇观。

该研究会成立 20 多个分会，诗歌朗诵、管乐队、锣鼓队、汉服队、旗袍队等，各个分会各司其职各担其责，在不同的场合发挥文艺的价值引领作用。研究方向从美食到民俗文化挖掘与保护、红色文化、慈善文化、景点文化挖掘与保护等，出版了美食专刊、太极城景点特刊等书刊，为坚定文化自信，打造太极城文化品牌作出积极的贡献。

该文化研究会于 20 年“优秀会员”“优秀家庭会员”“终身成就奖”等获得者颁奖，活动现场还演唱了歌曲《美丽的中华太极城》《好人多》《故人泪》、旗袍汉服展示、舞蹈串烧等精彩的文艺节目。



水泉坪之春(国画)

魏邦敏 作

文化纵横

柳公权三步成诗

和谷

唐文宗开成二年(837)，柳公权花甲之年，时在尚书省，充翰林院学士兼侍书任上。

侍从酬唱，供奉文辞，是侍书学士的一项职能。除了代草王言外，常陪文宗游宴，制作诗赋，增添了京城欢乐祥和的气氛。“长安捣衣妇，皆可作诗文”。从宫廷到乡野，诗风荡漾。此等雅事，柳公权当然也属于诗文侍从中的大员。

这年二月，冬去春来，万物复苏，大明宫柳枝吐翠，归燕旋飞。在明媚的阳光下，柳公权随从文宗在花园中欣赏着迷人的景致，圣上眉宇间舒展着尽情地欢悦。

忽然，文宗停下车子，对柳公权说：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，得告诉爱卿。

柳公权微微躬身，问道：何事让圣上高兴？

文宗曰：过去赐给边兵的服装，常常不能及时下发，现在二三月就把春衣发放完毕了，朕能不为之高兴吗？

柳公权一听，按照时令尽早发放春衣，对于边防官兵和边境地区将会起到安抚的作用。时刻操劳国家大事的文宗，对此自然很高兴，柳公权连忙向皇帝称赞。

而爱好诗文的文宗则一脸嬉笑，曰：只是祝贺一下，还不能把你心意表达清楚，朕也不尽兴，爱卿此时应当赋诗一首才是。

随行的宫女才貌双全，听到皇上提议，也禁不住在一旁起哄，柔声细语地叽叽喳喳：柳学士，您才高八斗，满脑子都是诗，这当儿是该赋诗祝贺皇上呀！

柳公权稍加思忖，畅快地说：有了，有了。

随行宫人催促他：请柳学士快快吟给圣上听。

柳公权和蔼地报以一笑，当即口占一首五言绝句：

去岁虽无战，今年未得归。
皇恩何以报，春日得春衣。
妙哉！文宗击掌称道。众宫女复诵诗句，欢呼雀跃。

文宗似乎还不尽兴，令柳公权再赋一首。复无停思，柳公权接着吟道：

挟纊非真纊，分袂是假衣。
从今非武士，不恤戍微。

比起前一首诗的通俗明快，这首诗的字词有点生僻，让文宗一下子没有明白其中的词义，不由皱了皱眉头。宫女中的诗歌爱好者们也面面相觑，尚未听懂诗的意思。

柳公权觉得诗的字词晦涩了一些，连忙做详细解释。纊，指新丝绵絮。纊，猛兽名，似虎，比